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李占恒

旷野的
阳光





● 李 占 恒



旷野的阳光



·昆仑文学丛书·

旷野的阳光

李占恒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frac{1}{2}$ ·插页3·字数144,000

1984年9月第1版·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400

书号10137·96 定价0.79元



我曾望着天上的星，水中的月，白山黑水间的青松与流云，苦苦寻找我笔下的主人公，希望他象真正的当代军人。然而，我终于发现他就在我立足的大地上，原来也是些普普通通的、有着不同的向往与烦忧、不同的喜怒哀乐的人……

李 占 峰

作 者 小 传

李占恒，一九四四年生于东北边境小镇上的一个贫民家庭。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干事、营副教导员。一九八〇年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员。火热的部队生活，可爱的部队指战员，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他共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三十多篇，中篇小说三部，其中《旷野的阳光》获一九八三年《昆仑》优秀作品奖，《布洛罕莫德火种》被译成英文、世界语向国外发行和广播。

序

李大我

《旷野的阳光》，这个书名用得很好，占恒同志大概为此很费了一番心思。它不仅确切地概括了这个集子的内容，甚至也概括了作者成长之路。书中的三部中篇小说《旷野的阳光》、《营地，一片白雪……》、《一次例行的巡视》，篇篇向你展现了光辉灿烂的祖国山河之秀，揭示了淳朴刚毅的战士心灵之美，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部队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真挚的爱。三部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是健康活泼，清新明朗的，使人读着读着，犹如沐浴着“旷野的阳光”，跟一群八十年代的干部战士推心置腹地促膝交谈，感到心旷神怡，思想充实，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艺术享受。

不用说，“旷野的阳光”在这里不是自然科学用语，而是文学性的修辞。如果理解不错的话，那是指火热的现实，生活的激流，亿万人民群众；是指文学创作之源泉，文学创作之归宿。

仔细想来，我首先感到占恒的文学创作是在“旷野的

“阳光”下成长的。闲谈中，他曾含蓄地表露过这样一个志向：立足黑龙江，深入开掘，写那里的天，那里的地，那里的人。这很难能可贵。因为作者在黑龙江省土生土长，入伍后又在东北当兵，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干事、副教导员等职。从事专业创作后，又不断深入黑龙江省部队生活。在一般从事创作的人看来，是够有“生活本钱”的了，可以关上门提高技巧，大写特写了。但占恒对已有的生活并不满足。他认为，技巧必须提高，但生活不能须臾脱离，昨天不能代替今日，一有游离，作品就会失去时代感。他除了执笔写作，他从不离开生活激流，他的每篇作品都是一段生活的结晶，哪怕是一篇短篇小说也不例外。“我笨，离开生活就头脑空空，无从下笔。”他不止一次如此自况。依我看，这不是笨，应该去掉竹字头，这是本，舍此便没有文学创作。宁可这样“笨”下去，也别蜗居在孤芳自赏的小天地里。

文学是讲究个性的，作品没有个性就没有魅力。个性来自何方？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旷野的阳光”。人物、语言的个性，环境的特色，自不待言，是来自特定生活的；就是作家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我想，与特定生活的濡染，特定环境的熏陶也不无关系。占恒深知此点。他很注意在生活中寻求新的感受，新的意境，并通过自己的过滤、加工，形成自己的见解和风格，在作品中给读者以感染。他是怀着对笔下人物的热爱，忍俊不住地，满腔欣喜地，不无幽默地从容挥笔，使你读这些作品也不时发出

会心的微笑。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效果，是“旷野的阳光”之惠赠。我边读作品边想：如果作者不跟侦察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参加“生存训练”，忍过饥，挨过冻，住过雪房子，怎能在《营地，一片白雪……》中，如此生动地描绘“爱斯基摩人式”的野营生活；怎能写出趣味盎然的“‘当代鲁滨逊’不在话下”、“对万斤力量的报答是两只蛤蟆三条泥鳅”、“我们不是加里森敢死队”、“一颗巧克力有四千三百千卡的热量”等新颖别致的情节！肖正灿、郭梁、焦力力、齐亚娟等，怎能获得这样富有特色的典型环境的烘托，从而使形象如此生动鲜明，栩栩如生呢！《旷野的阳光》和《一次例行的巡视》展开的则是春夏之间的黑龙江省的绮丽风光：繁茂挺拔的白桦，遍地盛开的铃兰，四处飘香的“列巴”花，泥泞的山间小路，混浊翻滚的洪水，一嘟噜一嘟噜的木耳，一丛丛的蘑菇……广袤富饶的土地，乡土气芬芳扑鼻，简直是一幅幅重彩的北国风光画。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实地感受，能写得如此真切动人吗！

其次，作者笔下的人物也在“旷野的阳光”中成长，自然淳朴，真实可信。他们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也不是湮于“食色”的卑下猥琐的所谓的“人”。他们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追求，也各有各的局限，然而他们都在“旷野的阳光”下随着时代步伐前进，让人感到亲切，受到鼓舞，得到启示。《旷野的阳光》中的门小园，是位干部家庭出身

的姑娘，她蔑视躺在父辈功劳簿上的干部子女，要用自己的手开拓生活之路。但一旦受到挫折就动摇了，变得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了。然而，紧张艰苦的水质调查生活，开阔了她的眼界，又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冲出了个人圈子，振奋起来。表面上无忧无虑的被运动队淘汰下来的女护士国雁，心里正为婚事烦扰，魂不守舍，也是在这次水质调查中充实了生活和思想，有了一个飞跃，赢得了曾反对这桩婚事的未来公婆的赞赏。农村来的女兵赵金萍，一直沉醉于小家庭的柔情中，日夜思念着家，行军途中她买了一瓶都柿酒，准备早日回家，用酒把甜蜜的日子再加上一些浓度，她也是在执行任务中接触了许多人和事，发现了自己的平庸。来日可追，她毅然喝下都柿酒，让自己浑身发热，用体温培养细菌，加快了工作进度。这三位按寻常标准衡量无可非议的女兵，在“旷野的阳光”中改变了内心世界，有血有肉，有情有理，招人喜爱。《一次例行的巡视》中的边防团政委席仲明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也需要“旷野的阳光”。作品写他从亡妻佟素琴、连长宫春雨、报务员赵亚光等人身上，悟出了作为一个政工干部所应有的最根本的品质，坚定了永驻边疆的决心。

也有人说三部小说都有些“散”，猛然一看，或许是这样。一般说，散是小说一病，但散到好处，我认为也可算一格。这三部小说的“散”，也许正是作者的刻意追求。自然流畅，娓娓道来，写人状物，细腻真切，没有刀斧痕迹，也不乏情趣，让读者在微笑中得到教益，这不是

令人喜爱的一种艺术风格吗！占恒说：“我的作品，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千钧重量的主题，有点遗憾。”我想，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表现的丰富性上永不满足是好的，但对此引以为憾，则可不必。千人一面，是文学之大忌；百家一法，对作家说来也不足取。在创作道路上不能停滞，要不断创新，但一定要珍惜自己的风格，发展自己的风格。这里，需要点自信。

至此，以上这些大部是多余的话本可结束，但占恒不远千里打来电话，让我讲辩证法，意思是非讲缺点不可，只好再多余两句。不是讲缺点，只是讲希望：一是，作品的语言很少洋腔洋调，力求生活化、民族化，这很好，但在这个基础上尚需提炼，使之准确生动，更富于表现力；二是，在“散”中求凝练，在“淡”中求深沉。

占恒会做到的，而且为时不会太久。我坚信。

· 昆仑文学丛书 ·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昆仑文学丛书》，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真理与正义，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他们的爱或憎、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绿树在这里成荫。

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其它文学作品。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从八三年开始，计划每年出一套，每套约十二本，每本十万字左右。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奢望，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出版及时，印制精良。

目 次

序.....	李大我 (1)
旷野的阳光.....	(1)
营地, 一片白雪.....	(87)
一次例行的巡视.....	(164)

旷野的阳光

我对你是个女青年并不介意，但主要的是你自己不要介意，因为并没有要介意的理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一 墨绿色的面包车颇得人心烦……

没上路就“崴了脚”，奔赴H地区的水源水质调查小分队，开拔的时候却不见杨露露的身影。其他小分队都出发了，唯有黄洁茹这个小分队的一辆墨绿色面包车还停在军事医学研究所的院子里。

军令，军令，怎么可以拿军令当儿戏呢！黄洁茹暗自责备着。

前不久，军区司令员在××项战场建设工作中把野战供水排到了第×位，够靠前了，够重视了。这位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深知水的重要，他指示道：“打起仗来，在军区作战地域里，何处可以驻一个师？哪里能扎一个团？哪

里可以为坦克、汽车、原子洗消车加水？各水源的水质如何？短期饮用能否染上菌痢？长期饮用能否患氟骨症、大骨节、粗脖子？等等，等等，务必在一年之内考察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任务逐级下达，最后落到水源水质研究组的肩上。这个组有多少将士？五个，为首的是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五十五岁的老太太黄洁茹。她手下的四员大将，一个深造在外，一个生孩子在家，全组只剩三人能开赴“战场”。怎么办？情况、意见，几上几下，最后确定以水源水质研究组为主、军医院配属为辅，组织了×个水质调查小分队。

军人嘛，管你是拿枪的，还是背红十字包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的，闲的，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凡是站到队伍里的都是将帅手下的士兵，令行禁止，闻风而动。黄洁茹这个小分队里，有她的助手、年轻的实习研究员西宇哲，有本所的司机张友，以及来自三个不同军医院的女检验员：国雁、赵金萍、杨露露。

这会儿部署如此这般的任务，在“平凡然而伟大，艰苦然而光荣”等传统的政治鼓动尚需恢复号召力之前，相当程度上依赖命令，但也不见得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因为毕竟不是冲锋陷阵，执行不得战场纪律，与命令挑战者时而有之。公开对抗不行，可以巧立名目。比如杨露露，报到头些天还欢蹦乱跳，集训末尾便昏昏沉沉，说是犯了“眩晕症”。这个信号说明她要打退堂鼓。掌握得了元素

周期表里诸多元素变化的黄洁茹，难道还测不透一个黄毛丫头的心吗？可她寄希望于军令的威慑力，盼着杨露露能精神精神地拎着药瓶儿从门口进来。

“我来了。”随着话音，一个陌生的女兵站到了面包车前。

西宇哲许是在火头上，他一扫往日在女性面前的羞涩，大胆近乎放肆地端详起这个女兵：她，中溜个儿，有点发胖，脸圆圆的，有了双下颏，面色洁白，显得眼睛黑亮；眼睛黑亮，又显得面色洁白，真是交相辉映。

“你是谁？”西宇哲问。

“我是我。”那位女兵答。

“你有什么事？”

“水调。”

“哪个小分队的？”

“都一样！”

顶着牛说话最好不说，西宇哲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黄洁茹笑容可掬地迎上前去，说：“噢，我猜到了，你是自告奋勇来参加水调的。”

“没那么高的觉悟，这不过是一种置换反应。”话说得轻飘飘、酸溜溜。说罢，那女兵径直上车，把脊背甩给了车外的人。但是大家看到了，在那女兵转身的一霎间，那双下颏急剧地颤抖起来，那白净净的脸上挂着恼怒与委屈。

她，还是有觉悟的，自己就上车了呀！

“你是谁？”“我是我！”想到方才的对话，那女兵又得意起来。她自己也奇怪，怎么这么巧，冒出这三个字，话一出口不但从心里往外感到痛快，还陡然产生一种高人一头的感觉。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不，是言为心声！我就是我？我是门小囡，不是杨露露。要说叫我替杨露露出公差，我不去；是组织派我执行任务，我坚决服从命令。

门小囡是憋着一肚子气离开医院向这里来的。

门小囡怎么能想得通哇！这种公差，八个月前能派到门小囡的头上吗？不，绝不会的。八个月前我家老子还没离休，还是分部的政委！而杨露露的爸爸不过是政治部的副主任。谁替谁出公差呀！可现在随着老子的升降，儿女也重新调整了位置。比比爹，小囡的爹不差，如果要她选好干部，她首先要投爹的票。他没为一个儿女走后门。就这条，多吗？不多。虽然儿女也都“各得其所”了，但那是她爹的头衔具有的威慑力，不能怪他爹本人。他爹从不为儿女活动。拿门小囡来说，就没用爹出过一分力。她是随大溜当兵的，本可以随大溜提干，但轮到自已烧香，庙门关了，提干要入学、需考试。不带私心地说，她举双手拥护这个办法，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部队正规化建设所需人才，又为端正党风、军风制定了强有力的措施。所以当听到一些“为兵请命者”鼓吹“传统仕途”而碰钉子时，门小囡暗暗为新的提干制度喊了好几个“万岁”，尽管自己因此没有资格提干。从这一点看，她象她爹的女儿。她爹也象他女儿的爹，没有为女儿去找后门。

人活着就得有点志气，凭自己本事干嘛！一年考不上，二年，三年，门小囡没有考上任何可以提干的学校。当竞争无情地波及她头上时，她情绪紊乱了。

女兵不同男兵；门小囡十八岁当兵，第三次考学已是二十四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大多少不算大，女大一差一级。顽固的习俗是不会被“热烈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口号吓垮的。五百多人的军医院，没有“剩男”，却有不少“剩女”。到头来“剩女”们的价码降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门小囡考虑自己的“价码”。一个超期服役战士的“价码”有多高？她的女友说：“等于一个志愿兵，或者一个全民厂的三级工。”

门小囡那个夜晚头一次失眠了。

难得的机会来了，上级决定照顾一批老战士入学。然而就在需要爹爹的威慑力的时候，爹爹离休了。出路在哪儿？幸好有位爹爹的熟人替门小囡向医院领导说了说情：“让她当满八年兵再复员吧。”

兵满八年复员到地方享受三级工待遇，差一天也是二级。三级工，门小囡看到了爹的价值，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门小囡记起电视里介绍过一种体育运动：飞翼比赛。当“飞人”脱离悬崖，在天空飘悠时，自己的心也随着飘悠起来，而当“飞人”双腿踏到沙滩时，她的心也随之落下来。啊，自己不正是那“飞人”吗？从前飘飘悠悠的，现在脚踏实地了，不必再做白求恩之梦了，甚至也不做南